



时走访了大量科研工作者，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。“无数科研前辈穷尽一生深耕课题，未必能亲眼见证成果落地。”这是他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之一，他想搭一座桥，让两代航天人完成一场跨越岁月的对话。

电影里，2035年的黄渤、高叶、孙阳，是航天精英，代表着“功成”。而1970年的吴磊，则代表着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“功”。没有无数个像赵吉虎这样的人，在历史的尘埃里默默付出，就不可能有郑同舟们，在太空中的闪耀。

其实电影里最打动人的，不只是1970年的航天人救了2035年的航天人——恰恰相反，是1970年的人以为自己没能成功救援2035年的航天人。赵吉虎并不因为“救人”而自豪，反而因为误会自己没能“救人”而终身内疚，并且余生都沉浸于这个没能解决的课题——又恰恰是因为这种在看不见一点光亮的黑暗中仍然坚持摸索的执着，他最终实现了“救人”的任务。

知道一项事业会成功，所以去努力，这不算什么——明知前路渺茫如星空般不可捉摸，仍然义无反顾前行，这才是初代航天人最打动人的精神力量。

如果看完电影你没有急着走，那么在字幕过后的彩蛋里，你还能看到郑同舟的女儿，继续对天体物理着迷——并且如果电影有续集的话，她很可能会勇闯“虫洞”去营救“困在时间里的父亲”。

中式科幻电影新篇章

科幻电影需要电影工业的发展，需要想象力，但其实中国科幻电影的底气还有一样——就是真实的航天工业历史。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，让创作者有了天马行空的根基，也让“摇人摇到祖师爷”这种听起来有些荒诞的设定有了可信的情感支撑。

都说《流浪地球》开启了“中国科幻电影元年”，它的重工业美学和末日叙事非常精彩。不过，科幻片的类型远不止这一种——而今，同样有《群星闪耀时》团队



《群星闪耀时》上映节闭幕式后见面会。

参与的国产科幻新片《群星闪耀时》，就在尝试一条新路。

“过去拯救未来”的套路虽然不能说很新，但是《群星闪耀时》贵在找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科幻语境。我们不像西方科幻那样，有太空旅行、星际穿越的爱好；但我们有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有愚公移山的坚韧，有薪火相传的继承。《群星闪耀时》把这种非常本土的精神遗产，和太空遇险这种经典的科幻母题结合起来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——既有科幻的悬念、奇观，又有历史的厚重、人情的温度。

导演章笛沙说：“这部电影除了要仰望星空、憧憬未来，同时也在回望过去、铭记过往。当我们知道光束的起点，知道它射向哪里，就可以确定一条直线，我们就知道要去往何方。”

《群星闪耀时》用一个科幻的外壳，包裹了一个真实动人的内核。它让我们看到，中国科幻不只有《流浪地球》一种可能性。

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：“我姓钱，但我不爱钱。”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，或许才是中国科幻最独特也最强大的精神内核。

而电影之所以定名为《群星闪耀时》，也正是因为，无论是1970年那些在草稿纸上演算的航天先驱，还是2035年驾驶飞船驶向深空的新生代，他们都是这片浩瀚星河中不可或缺的星光。

希望影片早日重映，携观众一起看宇宙星河，山河壮丽。